



竹马风流

安杰

“做嘛呐？”“场上猫猫(看看)去，跑竹马嘞，怪展瓜(漂亮)的！”

如果你是威县人，那对上边的对话一定不会陌生。无论是秋风渐起的午后，还是老阳犹健的冬晌。走出院门，耳边想起那“锵锵器锵器”的锣鼓声，脚脖子便扭了劲儿似的，自顾自地朝麦场上走去。同往的有搬着板凳的老爷子，有衣襟上别着没纳完鞋底儿的女人，有嘴巴上沾着饭粒儿、袖口上撒着油花的小小子。一路上，人们脚忙嘴不闲，还要“辩论”一番。可不，张家的马“帅”，刘家的马“怪”，赵家的骡子传三代。谁知道这次来的是哪家的班子，兜里有长果仁、脆枣子的，赌上两把么！笑话还没说完，那黄土扬天的场子已经到了。怪吗，来的是些谁也认不得的后生，感情是外庄的“马会”来赶场了！看不看？不用问，咱们威县人儿可不排外，板凳早搭下了，烟袋锅早点上，那鞋底也有一针没一针地纳上了。小孩子们更是兴高采烈，拾了扫场的长把笤帚，飞身上“马”，围着竹马班子飞奔起来。大人们也不制止，任由他们“野”去。连整装待发的演员们也出神地望着孩子们红扑扑的脸蛋儿，仿佛他们才是今天真正的主角儿。直到一棒骤雨惊风般的锣声，牵引着虎啸龙吟般的唢呐声掠过麦场，人们才反过神儿来，一板一眼地扭起了腰肢——“起马”了！

“竹马”可能是最具普遍意味的儿童玩具。从杏花烟雨的水墨江南，到黄埃遍地的秋风塞北。从衣冠人物的上古中国，到锋镝争鸣的近代北美。骑着“竹马”蹦蹦跳跳，穿街过巷的儿童无不是当地最温馨的情景之一。无论是谁，在读到“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”的句子时，心中总会萌生莫名的震撼，为在人生路上丢失的“纯真”而唏嘘不已。那么这种所有电动旋转木马的“直系祖先”又是来自哪里，最后又怎样在那襄大地上扎根落户呢？让我们来试着探究一下吧。

首先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以“竹”为“马”的娱乐活动肯定不会诞生在漠北草原。因为在那“胡儿十岁能骑马”的牧区，就算是五六岁的幼童也可以“骑羊”，至不济还可“骑狗”。没有必要去用稀少的树木做成“马”骑。它只能产生于汉化后的农垦区。但问题又来了。汉族聚居地畜牧业落后，其生活方式也与“过都历块”，驰骋千里的马背生活大相径庭。西晋时甚至有贵族呼“马”为“虎”。虽然说明他们鼠目寸光，但也反映出马匹并非古汉人的生活必需品。那么，汉族儿童又为什么总爱以“竹马”为戏呢？

后来我看到了一则史料。据《沧县志》记载：“(竹马)斯矣与秧歌同时而演者也”，表演时“屈竹像马，黏纸为皮毛。儿童古装跨之，多者数十骑，少者十余。演必以夜以掩其踪迹。壮者以长干挑灯，锣钹鼓铙以助势，与马铃郎当之声相和，颇助夜游之兴”。也就是说这“竹马”在演出时有以下特点：1、与庆祝丰收的“秧歌”同时演出；2、儿童必着古装，以像古事；3、必须在夜晚表演，并有锣鼓铙钹演奏助势。

这让我想起了一个非常血腥、充满屈辱的词——“抢秋”。此“抢秋”并非“抢秋收”抑或“抢秋膘”。而是指秦汉前匈奴强盛，每到秋稼成熟时便会突破塞防，将北方农村中能带走的一切席卷而去。据史书记载，这种掠夺异常惨烈。匈奴兵有的将汉人首级蒜编于马尾之后，有的则头顶十来口抢来的铁锅。结果倒逼出汉政府的“防秋”政策。每到秋风起、大雁飞的时节总要加派人手，沿塞驻防，以御强敌。这种危机直到汉武帝攻灭匈奴才得以解除。

就像傣族的“泼水节”实际是“森林防火”的预演，“入夜而作”“军乐相佐”，声势骇人的“竹马战阵”，是否象征了汉族历史上的那段黑色记忆，为唤起后人居安思危而流传下来呢？这还有待专家的评说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就是关于“竹马”的最早文献记录恰恰出现在东汉

初年。

《后汉书·郭伋传》：“(郭伋)始至行部，到西河美稷，有童儿数百，各骑竹马，道次迎拜。”这位郭伋先生是个有名的循吏加能吏。由于他的才华，八十五岁时汉光武帝才“恩准”其光荣退休。史料中，他当时出任“并州牧”，美名大著，在外出巡视时引来了儿童们的围观。有意思的是，郭伋去的“西河美稷”就在今天与山、陕毗邻的内蒙古准格尔旗，是当时的农、牧、林经济混合带(当地50%是森林，并有耕地，并非传统意义的草原)这里的儿童骑竹马成风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上文的观点。

“竹马戏”是“竹马”的变种与延伸，主要是用于岁节“娱神”的演出。其常演剧目有《关云长千里送嫂》《宋太祖千里送京娘》《昭君出塞》等。演员一身兼二艺，既要表现骑手的动作，又要展现马的神韵。他们用寸步、快步、前踢、后蹬、深蹲来刻画马的骏爽，用倒立、盘坐、倒骑、侧躺来展示骑手的风姿。其举手投足间挥洒开合，让人恍如置身于万马军中，不觉豪气倍增，精神振奋！

为什么这个民间小戏会有如此不俗的艺术水平呢？和它融合了当时的另一项艺术有关，那便是“跑马卖解”。“卖解”指“杂技”表演，“跑马解”是其中的一项。在明代以前本是军中的骑术展示，明人称之曰“走骠骑”。后来在传承过程中逐渐走向民间，并主要由女性在马上腾挪跳跃表演，又称为“卖解”。《红楼梦》中麝月就曾经笑话穿着小袄的晴雯，说：“你就这么‘跑解马’的打扮，伶伶俐俐的出去了不成？”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现存的“竹马剧目”中多要保留至少一人的女性角色。但好景不长，清康熙年间，为防止百姓串联生事，清政府下严令禁止“跑马解，堕民婆”。结果这种货真价实的马术便逐渐消失在中原大地上。万幸的是，它的一系列表演动作，被聪明的平民百姓融汇到“竹马戏”中得以保留，并在漫长的岁月中开创出全新的艺术境界来。

谈完了“竹马戏”的历史嬗变，我们再来看看活跃于威县梨园屯、传承200年之久的“威县竹马”。该屯的竹马戏于每年正月十六搬演，常演剧目有《千里送京娘》。表演者为三女五男，京娘为女主角，其余二女是陪护的女将。男角中除一个是起陪衬作用的武将，其余四人为卫兵。其实这与无论是宋话本《宋太祖送京娘》还是明三言小说《赵太祖千里送京娘》的内容都有较大出入。原故事中只有男主角赵匡胤和女主角京娘两人，而“竹马戏”中则增加了“马童”“女将”“卫兵”的角色。看似不忠实于原著，其实是为了满足表演时队列变化的多样性作出的调整。该剧一共有8个阵舞，每个阵势由一名表演者轮番领舞。无论怎么变化，队列总能以3、1、4的方式进行花样组合，在整齐划一中体现均衡之美。

演员的服饰也十分考究。男长靠，女短靠。打粉底，勒抹头。带髯口，树背旗。较之京剧舞台上光彩夺目的青衣老生丝毫不逊色。如果是出演“三国戏”，还要勾画出满彩的“刘、关、张”脸谱来，那就更好看了。当然，人犹如此，作为主要道具的“竹马”更是丝毫不能含糊。据《威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成果资料汇编》一书介绍，旧时扎“竹马”的工作主要是由扎棚搭架的“篾匠”兼任。后来随着篾行的消替，便由扎笕箕的手艺人担纲。“竹马”以竹为骨，要扎出活灵活现的马头、马身，并用彩纸剪出长长的马鬃。马腹下要留出或纸或布的彩色裙围，用以遮挡表演者的双足。马挂銮铃，人系铜片，马缚人腰，人挥马鞭。表演时再加上高亢的唢呐，嘹亮的笛子，急促的二胡，悠远的笙箫。时有人喊马嘶的壮阔，时有西风瘦马的悲壮，时有盲人瞎马的诡谲，时有骡马注坡的英勇。每一个动作都充分地调动起不同年龄观众的感官细胞，呈上场近乎完美的视觉盛宴。